

朱 华
解 中
呼 安
泰

傻子别传



朱 华 解正中 呼安泰

傻子别传

表振



明 天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傻子别传

朱 华 解正中 呼安泰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 印张 90 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0333·89 定价0.93元

序

温元凯

当一位好朋友和作者把《傻子别传》送来请我作序时，我思想上是闪过一阵顾虑的。

且不说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在国内外还算有点小名气，去为一位有钱的炒瓜子商贩捧场，会不会被人奚落，有失身份。傻子年广久，此人我迄今还没见过，只听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骂他的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我本身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就不时引起争议。本身就颇有争议，再去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的传记写序，那岂非惹事生非，要引起争议之平方了吗？有几位朋友劝我不要去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然而，大凡想做些开拓性事业的人都有某种傻气，喜欢去做一般人不愿做的事情。经过考虑，我还是决定为《傻子别传》写序，并希望借此发表一点看法。

我曾经在《书林》等报刊杂志中，向广大朋友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推荐过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博士的传

记《超越生命》，并在推荐文章中指出，过去我们向青少年推荐了那么多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传记，现在该是向青少年推荐企业家传记的时候了。

《傻子别传》是值得一读的，它能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这主要就是，中国当前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正在召唤和造就一代经济强人，现在又该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了。经济强人能否崛起，将是改革、开放、现代化是否能搞得下去并是否能成功的标志之一。

年广久，这位“瓜子大王”，不管人们对他的非议多大，他将来的下场如何，甚至垮台，今天，所有的人包括反对他的人恐怕都必须承认，他在事业上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个经济强人，因为他把瓜子这种不起眼的小商品搞得那么有声势有名气，并获“瓜子大王”称号。为此，我们得为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欢呼一下，是时势造就了他，造就了这位“瓜子业英雄”。

美国有“汽车大王”福特、“汉堡包大王”克罗克、“旅店大王”希尔顿、“刀片大王”吉利，日本有“拉链大王”吉田忠雄、汽车丰田本田王国，香港亦有“世界船王”包玉刚。中国能多出几个把产品打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瓜子大王”、“卤鸭大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人亦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克服和化解中国民族性中的嫉妒心理太重要了。中国文化中处处可见甘居中庸，害怕、排斥以至打击冒尖东西的警句名言，诸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如此之多也，实在可悲可哀。现在恐怕应该提倡多看看别人的成功之处，和问一下别人为什么会成功，有什么教益可吸取，少抓别人的毛病了。

要在社会上大力提倡竞争的观念，鼓励强者，保护强者，尊重强者，称道别人的一切成就，少来那套“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酸葡萄狐狸哲学。如果是这样，我们社会的一切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假若以这种心理来看《傻子别传》，我们就会从中获得启迪和鼓舞。当前的开放、改革和现代化，为一切有志之士的事业创立和成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趋势和潮流，应该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搏击，争做弄潮儿。每个人都争取为中华民族的真正腾飞做出贡献。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序.....	(1)
一 并不美好的童年.....	(5)
二 捕捉机遇的“猎手”	(24)
三 艰难的历程.....	(42)
四 经商的诀窍在哪里.....	(60)
五 第二道曲线.....	(92)
六 爱情、婚姻、家庭冲击波	(121)
七 向“阳光地带”腾飞.....	(149)
结束语	(175)

开 头 的 话

一位哲学家说过：历史是无情的。当它需要谁登上舞台的时候，谁就得毫不犹豫地出场；当它需要谁退出舞台的时候，谁也不必厚皮涎脸地赖着不走。不走，是不行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管你秦皇汉武、地痞流氓、恶棍小偷……通通化为云烟。该出现的，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

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里，已把这样一个问题推到人们面前——由于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世界工业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未来的冲击”，人们迫切地感到，如果我们要在将来的动荡中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于是，改革的浪潮席卷着世界，也席卷着中国。中国已不再自我封闭，自我禁锢，自我窒息。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变得年轻活跃，乐观自信，通情达理，勇于进取。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傻子”年广久，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含有特定社会意义的幸运儿。

年广久从一个卖瓜子小贩，一跃而成为遐迩闻名的新型企业家，反映了中国八十年代经济振兴的蓬勃势头。

一九八一年，年广久崭露头角的时候，是以“瓜子大王”的诨号，与“卤鸭大王”、“烧饼大王”同时出现在《芜湖日报》的新闻版面上。其时，虽说记者采访了他，市长看望了他，但不少人囿于习惯势力和陈腐偏见，仍向他投以冷漠的目光。第二年，当他在昆山县的一家工厂传授技术，并以此为基地坐镇指挥无锡、嘉山、合肥、凤阳等地的生产，准备在十月一日攻占上海市场时，人们开始对他予以注意了。这一仗，傻子确实打得漂亮。国庆前夕，他于自己的下榻之处“上海大厦”宴请上海各大公司经理，举办“傻子瓜子品尝会”。又让人们把“傻子瓜子”放在各大商店的柜台上，免费让顾客品尝。结果，四十万斤瓜子，眨眼功夫，销售一空。至此，“傻子瓜子”蜚声国内市场。小城芜湖，也由于“傻子瓜子”的出现得了个“瓜子城”的美称。

1984年5月以前，“傻子瓜子”属于个体经营。比城市提前几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农村，使年

广久看到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农村改革是城市改革的先声。他缓缓地伸动触角，稳步地向前迈进。他的生意开始越做越兴旺。几年以后，“傻子瓜子”畅销全国二十几个省市，以至后来，香港、日本、美国、英国都知道了傻子的 大名。1985 年春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包瑞齐、英国《金融时报》一位副总编辑先后来到芜湖，访问了“傻子瓜子公司”和经理年广久、副经理钱建华。6 月，年广久又与香港光大实业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进行了业务谈判，准备把“傻子瓜子”投向东南亚市场。傻子成了报纸、刊物、电台、电视上的新闻人物。几年来，先后有《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市场报》、《安徽日报》、《新民晚报》、《芜湖日报》、《新观察》、《鸭绿江》、《大江》、安徽广播电台、安徽电视台等报刊电台报道了傻子和“傻子瓜子”。1984 年 5 月，“傻子瓜子”公司成立之后，年广久生产瓜子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本领，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这是年广久与有关方面联合经营的一个新型企业。开办资金三十万元，年广久出任经理，另设两位副经理。这个公司，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显示了它的活力。经过一年的经营，收入不断增加，产值不断上升。公司现有

三个工厂，五百多名工人，年产瓜子一千万斤，产值达一千七百万元，向国家纳税二百多万元。现在“傻子瓜子公司”在上海、蚌埠、阜阳、新疆、南京、北京、西安、天津、武汉等地设有办事处、经销处。1985年3月，在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上，“傻子瓜子”荣获一等奖。

年广久是个地道的大文盲。文化领域，对他来说，几乎是“荒蛮”之境。他不知道中国的诸子百家，更不知道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他所有的一点可怜的历史知识，也是小时候从说大鼓书的那里听来的鸡零狗碎的《三国》、《水浒》。然而，他凭经验和直觉，近乎于“福至心灵”地体现了“适时”、“得体”、“进取”、“竞争”的精神。他的行为，代他作了一篇精采的发言。他的实践，他的搏进，他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几个时代的不同风貌，看到了光明与黑暗、苦难与欢乐交织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缩影。

一 并不美好的童年

年广久的命运，是与长江南岸的中等城市芜湖分不开的。芜湖，早在百多年以前，便是雄踞水陆群冲的首镇。这里不仅有“赭塔晴岚”、“镜湖细柳”、“吴波秋月”……等风光旖旎的美景，还有苏东坡、张孝祥、孙中山、恽代英……等古今名人的游踪行迹。不过，芜湖最具特色和最有生机的，还是她蓬蓬勃勃发展的商业。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辖膏腴之地千里，衔水陆交通咽喉，吞吐大宗米粮、鲜货，成为闻名中外的四大米市之一。

从三十年代开始，芜湖的繁华中心在十里长街。这里，店铺林立，金银首饰、丝绸布帛，米粮糕点、烟酒杂货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据县志记载，“闾閻之盛，甲于江左”。民国以后，城区向北发展，街道增多拓宽，环湖路、中山路、下二街、新芜路……茶楼酒肆，梨园歌馆，星罗棋布。1949年春

天，芜湖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对那些低级庸俗、具有破坏性的营生，予以取缔、改造；对那些公平交易、具有建设性的买卖，予以鼓励、支持。从而使芜湖市的商品经济获得了新的活力，发展更快。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中期。

然而，芜湖的繁荣给某些人以富贵和幸福，却没有给年广久以任何特别的优惠。

1939年冬天，北风凛冽，大雪纷飞。在华兴街一间破破烂烂的草屋里，年广久“呱呱”坠地了。他的父亲年名取正好这年三十九岁，他又是三九严寒天气生的。当接生婆于恭喜之余，要父亲给孩子取个名字时，这个老实巴脚的淮北大汉，急得直挠头皮。还是躺在床上的母亲声音低低地说：“没得这样巧的，三九，三九，就叫三九子吧！”芜湖这地方，有个习惯，人们喜欢以父亲、母亲、祖父或祖母当年年龄为新生儿取乳名，三十九岁，叫三九子；五十六岁，叫五六子。这一天，在这一条巷子里，还有两个男孩几乎与三九子同时降生。这两个男孩的父亲，一个姓贾，一个姓鲍。姓贾的是一个挑理发担子的剃头匠，姓鲍的是个拉洋车的工人，年名取则靠摆水果摊为生。

一冬风雪，买卖萧条。年名取本来就穷得丁当响，现在更是家徒四壁了。他缩着脖颈，紧紧褰襟不

堪的破棉袄，想到街坊邻居那里去周旋几个铜子，给妻子买点红糖、鸡蛋滋养滋养身子。没料到两位伙计都添了“公子”。他不好开口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抖落了身上的积雪，先向他们道了喜，然后把自己也添了个儿子的消息，告诉了老鲍、老贾。老贾乐得哈哈大笑：“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老年，不是咱逞能说大话，咱们这三个小子，说不定将来会有一个成大器的哪！”

这是四十六年前华兴街的一场悲喜剧。岁月漫漫，沧海桑田。四十六年，贾家的“少爷”，鲍家的“公子”，都在何处？做些什么事体？我们无从知晓。然而，我们却看到了年广久四十六年清晰的生活轨迹。

年广久的童年，不是在锦衣玉食中度过的。他无缘见到贵族之家金壁辉煌，觥筹交错的豪华场面，也无缘走进书声琅琅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的生活天地，在江边，在街头，在车站。他是自然之子。

年广久的父母，原是淮北怀远县的贫苦农民，被天灾兵燹所逼，流落到芜湖谋生。他们夫妇由于居住条件恶劣，加上不适应江南气候，双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年广久从小便分担起家里的生活担子。他除了掏垃圾、拣烟头，还得提篮叫卖，做点小生意。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了。解放大军挥师南下，直逼长江。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到了长江南岸。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江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童年时代的年广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有一天，天气晴和。父亲的腿稍好一些了，勉强坐起身，把黄黄的砀山梨削成片，放进干干净净的小盘子里，让三九子拿到各个饭店去卖。年仅九岁的三九子，拎着篮子，托着盘子，沿街叫卖，来到了新芜路上的“马义兴清真馆”门口。店里，顾客济济，牛肉汤和烧酥鸭的香味，一阵阵扑鼻而来。他一边吞着口水，一边进门上楼叫卖梨片。当他一眼瞧见四、五个国民党伤兵围在一张桌上喝酒、笑闹时，心想：这下糟了！怎么办？他眨眨眼睛，转身想溜，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面对楼梯长着一对大黄牙的伤兵叫住了他：

“小崽子，干吗往回跑？过来！”

三九子装作没听见，还想往下走，大黄牙一拍桌子：

“老子喊你站住！小兔崽子，就是你！”他喷着满嘴酒气，用手指着三九子。

三九子知道溜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走上来。伤兵们一轰而上，抓起梨片就吃。那个大黄牙醉眼朦胧

地吃了一片梨说：

“弟兄们，今晚去‘头牌’怎么样？老是逛那些下等窑子没意思，弄不好还要长疮。老子为党国卖命，干吗就不能去嫖那些白白嫩嫩、能弹会唱的姑娘？”

大黄牙的鼓动，惹得其他几个伤兵乐滋滋地挤眉弄眼。其中一个矮墩墩的伤兵说：

“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不是老子说大话，找‘玉堂春’睡觉都敢！”

这时，一个卖唱的艺人拉着京胡从这里经过，以为大兵点唱，忙凑上来问道：“老总要听‘玉堂春’？”

“去，去，去！”大黄牙一挥手，将卖唱的艺人赶走了。

“哈哈——！”伤兵们发出一阵放荡的大笑。

站在一旁的三九子，看伤兵们快吃完了，便上前小心地说：

“老总，你们吃了二十四片梨，二分钱一片，总共四角八分钱。”

大黄牙翻眼瞪着他，似乎很感意外：“什么？你还要钱？去你妈的！”大黄牙飞起一脚，将三九子踢歪在楼梯扶手上。三九子没站稳，一个趔趄，顺着楼梯

滚了下去。

卖梨没收到钱，反遭毒打。他气极了，躺在地板上，伤心地哭起来。他边哭边骂：“强盗，吃人家梨不给钱……”

“马义兴清真馆”跑堂的，从楼下端菜上楼，经过三九子跟前，便停下悄悄说：“小家伙，快起来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三九子在这个跑堂的搀扶下，站起来擦擦眼泪，听话地点点头，转身向店外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朝楼上吐了一口唾沫，嘴里嘟嘟囔囔地骂道：“呸，强盗，王八蛋……”

年广久的童年生活，坎坷不平，始终笼罩着痛苦的阴影。命运向他微笑，只有一次。这一次，如果他把自己当作商品拍卖给人，也许会换得一个舒适、富裕的生活环境。

这一年初夏的一天，年广久顺着中山路、国货路、二街、陡门巷拣香烟头。

当他走到陡门巷的时候，忽然看见巷子口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扎一根细细的辫子，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花褂子，背上插着一根芦苇。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握着一管旱烟袋，蹲在她一边，